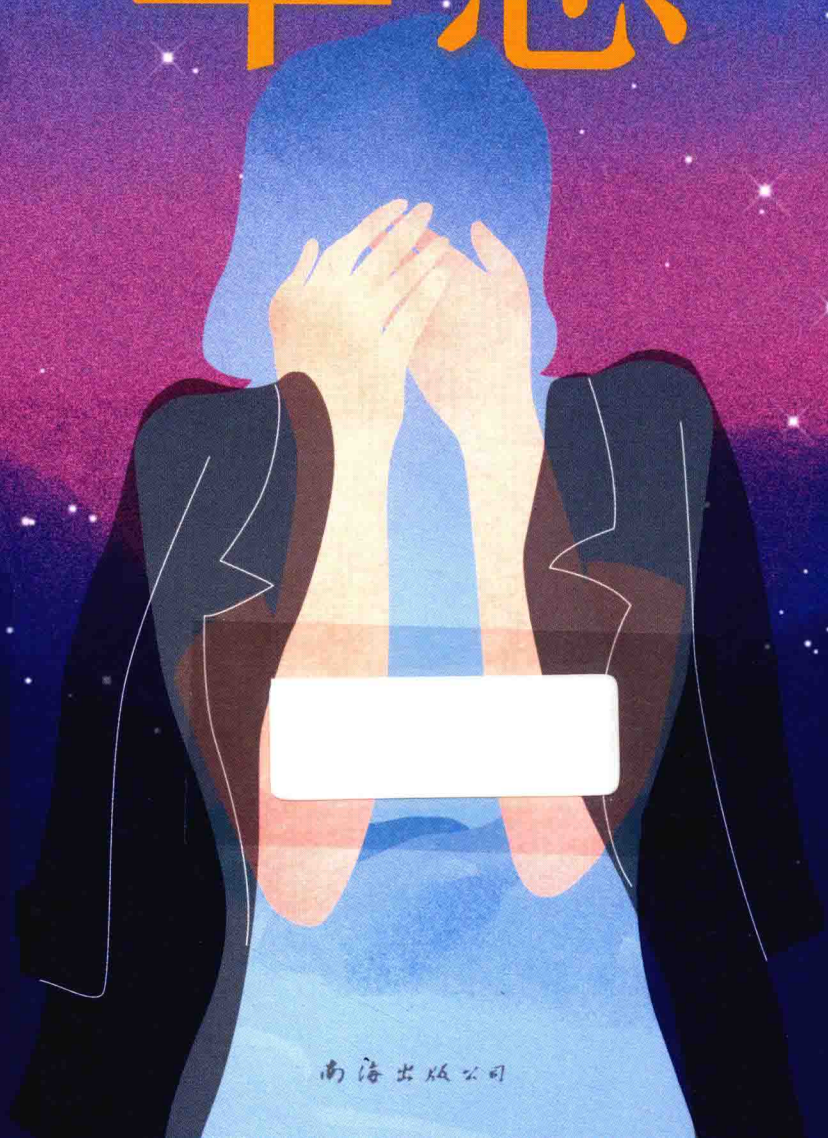


东野圭吾

单恋



南海出版公司

かたおもい

单恋

〔日〕东野圭吾 著 赵峻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单恋/[日]东野圭吾著;赵峻译.-2版.-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2016.10
(东野圭吾作品)
ISBN 978-7-5442-8458-5

I. ①单… II. ①东…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6058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09-149

KATAOMOI by HIGASHINO Keigo
Copyright © 2001 by HIGASHINO Keigo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., Japan 2001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soft-cover rights in P.R.C.

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HIGASHINO Keigo
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., Japan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, Japan.

单恋

[日]东野圭吾 著

赵峻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锐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黄莉辉

装帧设计 朱 琳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印 张 12
字 数 303千
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2版
印 次 2016年10月第23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8458-5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第一章

1

话题一转到大四时的联赛，哲朗顿感不妙——又要说那些事了。他低头喝啤酒，酒有点温了。

“关键还是第三节的射门，如果那个球进了，形势就会大不相同。可那球飞了，真像挨了一记闷棍。”安西眉间皱起笑纹。他是那场比赛的进攻内锋，如今身形仍和当年一样魁梧，脖子也粗壮，不同的是肩背都变圆了，肚子也鼓得像塞了西瓜。

“我说过很多遍了，没有踢球手能从那么远的距离进球得分。”须贝一手拿着筷子，噙着嘴说。他在保险公司上班，曾经的帝都大学美式橄榄球队王牌踢球手，如今在公司的外号是“大熊”。“当时离球门有三十七八码，不，大概有四十码。”

坐在安西旁边吃着火锅的松崎闻言差点噎住，用筷子指着须贝说：“这家伙每次说起那个球，距离都在增加，上回说的是三十二三码。”

“没那回事。”须贝一脸心不在焉。

“就是就是，没错。”安西拍拍大腿，“是吧，西胁？”

名字被点到，哲朗不得不加入对话：“好像是吧。”声音无精打采。

“你忘了吗？”

见安西不满，松崎用胳膊肘顶顶他侧腹：“他不会忘记那场比赛。”

安西顿时笑道：“哈哈，也是。”

哲朗只能苦笑，话题果然转到了他不愿触及的方向。

那是大学联赛的总决赛。赢了那场，哲朗他们队就能拿冠军。

“最后八秒，”松崎抱着双臂叹气，“那会儿要进了就太棒了，他们一定会说是西胁的魔术。”

“要是投给早田，就成了。是吧，早田？”安西对坐在最边上喝着兑水威士忌的人说。

“谁知道呢。”那人懒洋洋地回话，看样子不想接话茬。他多半也腻了。

“绝对该传给早田。”安西不依不饶，“当时我看着呢，没人防早田，他在达阵区左侧，没有一个四分卫会错过那个传球目标，剩下的就等西胁把球传给他了。绝佳的达阵机会。我还以为赢定了，结果……”他没往下说。在场的人都知道比赛结果。

“当时压根没想到会往我这儿投。”松崎接着说，“我被防死了。战术意图完全被识破了，对方负责防守的是有名的小笠原。西胁投出的刹那，我就想，完了。”

哲朗只得默默听着。火锅颜色渐浓。喝口啤酒，味道比刚开始碰杯时苦多了。

在座的都曾是帝都大学美式橄榄球队队员，一群被迫将几乎全部的生活奉献给橄榄球的伙伴。大部分队员毕业后各奔东西，只有住在东京的每年还能聚上一次。今年是第十三次聚会，地点和往年一样，在新宿的一家火锅店，日子也是雷打不动的十一月第三个星期五。

“帝都大学的西胁，当年可是公认可列入前三名的四分卫。”安西已有些醉意，“那时……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可真没想到会那样。”

“行了！”哲朗皱起眉头，“你们也该适可而止了。同样的话要说

多少年？也该忘了吧！”

“忘不了！”安西用大如橄榄球手套般的手拍拍桌子，“当年师兄们骗我，说如果我加入，绝对能拿第一，我才把坚持练到高中的柔道扔了。早知道拿不了冠军，我就不玩橄榄球接着练柔道了，没准能到巴塞罗那呀亚特兰大呀……”

“至少拿块铜牌，对吧？”须贝叹气，“这话一开头可就长了。”

“灌他酒，让他闭嘴！”松崎笑着说。

哲朗一脸索然。一只拿啤酒瓶的胳膊伸了过来，是早田。哲朗端起杯子。“高仓今天晚上也上班？”早田声音低沉。

“嗯，去京都了。”

“京都？”

“说是花道师父造了豪华会馆，举行落成典礼，她去给杂志社拍照。”

“哦。”早田点点头，喝了一口酒，“真能干！摄影师这行当男人做起来都累。”

“她说自己喜欢，不觉得累。”

“也是。”早田又点点头。

“高仓不来，可真没劲呀。”安西已醉得口齿不清。

哲朗的妻子理沙子曾是橄榄球队经理，旧姓高仓。她和哲朗已结婚八年，伙伴们仍用当年的姓来称呼她。

“日浦也好久没见了。”须贝若有所思。

“日浦……真想她呀。”安西又拍了一下桌子，“那家伙可不像女经理，规则呀赛程什么的比咱们还在行。”

“说起来，日浦还常常教安西规则呢。”须贝点点头说。

“虽是女人，可真了不起，还跟教练认真讨论过战术呢。那家伙现在在干什么？”

“听说结婚生子了。”哲朗开口道，“理沙子说的。但她俩也只是三年前打过电话，之后就没了联系了。”

“女人一结婚，交往的圈子一下就变了。”须贝说。

“男人也会变。”松崎的表情很认真，“中尾这小子今天又没来。结了婚就忘记老朋友，变成模范丈夫了。”

“他老婆很厉害，”须贝接过话茬，毫无意义地压低嗓门，“富家女果然难伺候，得乖乖听话。倒插门女婿真不容易。”

“哎呀呀，咱们引以为豪的跑卫也没逃脱老婆的罗网呀。”安西把酒瓶拉到手边，想给自己斟酒，瓶子却已空了。

聚会十点结束，前橄榄球队员们在饭店前道别。以前会接着去第二家、第三家喝酒，如今已没人开口提议。他们都已成家，时间和金钱都已不能自主。

哲朗和须贝一起朝地铁站走去。

“真不嫌腻，还是那些话。”须贝说，“说我总说那个射门，提起你总说最后的传球。错过冠军我也懊恼，可都过去十三年了，难道还放不下？”

哲朗默然笑笑，心里很明白安西、松崎他们并非真的在意，重提往事只是想找回些什么。

须贝胸袋里的手机响了，他取出走到路旁。“什么呀，刚才还在说你呢……嗯，刚散，西胁就在旁边。这会儿正要去坐地铁。”须贝捂住手机对哲朗说，“是中尾。”

哲朗点头，撇撇嘴。说曹操曹操到。

“啊，除了你都到了，高仓和日浦没来……哈哈，没错，全是男人，安西说西胁不用来，只想见高仓……嗯，大家都是老样子。”

哲朗苦笑着听须贝说话。前年聚会之后，再没见过曾经的飞毛腿中尾。

中尾看来没什么要紧事，须贝挂了电话。“他说明年会来。”

“是吗？”哲朗答道，心想：去年那家伙也这么说。

刚要往前走，须贝忽然止步，往哲朗身后看去，一脸惊愕地半张

着嘴。

“怎么了？”哲朗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玩兴未尽的年轻人和匆匆回家的上班族往来穿梭——景象和往常毫无二致。

哲朗刚想再问，发现人群对面有个女子背对车道凝望这边。

“那不是……日浦吗？”哲朗自语。

“是吧，果然是她，那家伙在干吗？”须贝挥挥手。

没错，那边站着的正是日浦美月。略微上挑的眼睛和细高的鼻梁依然如故，只是脸颊瘦削，下巴看起来比以前尖。她穿着黑裙配灰外套，手里拎着个大包。

美月好像早已看见他们，发现他们注意到了自己，就穿过人群走了过来，眼睛看着哲朗。

“头发长了啊。”须贝说。

美月留着及肩的褐色长发，大概染过，被风一吹有点乱。哲朗想，一下子没认出她是因为头发，记忆中的她总是留着齐耳短发。可除了这一点，她给人的感觉和哲朗印象中的也很不一样，这似乎并不是因为岁月的流逝。

美月在他们面前止步，来回看着两人，浮出的笑容很不自在。和她四目相对的瞬间，哲朗心生一丝异样的感觉，如同被异物羁绊。

她动动唇，却没发出声音。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知道今天是十一月第三个星期五吧？”须贝的语气与其说是责备，更像在质疑。

美月两手摆出道歉的姿势，然后放下大包，拿出一个小记事本和圆珠笔。

“究竟怎么回事？”

她没回答须贝的问题，而是在记事本上写了几个字，递给哲朗——“找个地方说话”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哲朗盯着美月，“你说不了话？嗓子怎么啦？”

“感冒？”须贝也问道。

她摇头，又在本子上写字让他们俩看：“现在不能回答，回头细谈。”

哲朗和须贝相互看了看，再望向美月。“怎么了？出不了声吗？”

美月缄口不语，只是指着本子上的字。

“奇怪的家伙，一定是出事了。”须贝说。

“总之不能在这儿说，找个能好好说话的馆子吧。”哲朗说。

美月闻言皱起眉，重重摇头。

“不想去人多眼杂的地方？”哲朗问。她点点头。

须贝呼出一口气。“什么呀，没人打扰的地方只有练歌房了。”

“行吗？”哲朗问她。

她犹豫似的歪着头，烫过的头发随风飘动。

哲朗这才注意到她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在于化妆。她的妆比以前要浓，而且并不精致，像是把手头的化妆品乱涂一气，口红也涂出了嘴唇。她这副模样比不出声更让哲朗不安。

“不然去我家？”哲朗干脆地问道。

美月抬起头，直直盯着他的眼睛，眼神在问：可以吗？

“我没问题，须贝，你呢？”

“我当然也没问题。”须贝拉起西服袖口看表，“都这么晚了，不会打搅你吗？哦，高仓今晚不在，是吧？”

“说是要晚回，不用管她。”哲朗看看美月，“怎样？我家离这儿很近。”

她像是想说什么，动了动唇，但终究没出声，似是带着歉意般轻

轻点头。

“就这么定了。”哲朗拍了一下须贝的背。

三人从新宿三丁目搭乘丸之内线。进地铁站前，须贝用手机拨打家中的电话，说碰上了大学时的女同学，一会儿要去西胁家，说完把手机递给哲朗：“我老婆让你接电话。”

“我？”

须贝努努嘴点头。

哲朗接过电话问好。他见过须贝的妻子，参加过他们的婚礼。她一张长脸，拥有日本女子的典型五官。

须贝的妻子问“这么晚了，不打扰吗”，哲朗请她放心。

“真是贤惠呀，还是担心你拈花惹草？”

“没有的事，是怕我喝酒。”

“喝点酒也没什么吧，又不是去银座。”

“小儿子马上要上小学，还要付房贷，花钱得精打细算。”

须贝去年年底买了位于荻窪的公寓。

“你小子真自在呀，高仓又上着班。”

“也没那么舒服。”

三人走下地铁站台阶。途中，美月戴上墨镜。哲朗暗暗纳罕，但未询问。

丸之内线人很多，须贝被挤到车厢一侧，哲朗和美月则被挤到对面的车门附近。哲朗让美月站在门边，自己和她相向而立，两手撑在车厢上护着她。电车一摇，哲朗就得调整身体朝向，他觉得自己简直是进攻内锋。

美月像在躲避他的目光，一直低着头。哲朗从墨镜与面部的缝隙间能看见她长长的睫毛，没涂睫毛膏。

在车厢里的灯光下，她糟糕的化妆暴露无遗。粉扑得不均匀，丝毫掩盖不了粗糙的皮肤。哲朗还注意到，她化着这么浓的妆，却没有

一点香味，反而有一股汗酸味。

这汗味引发的联想，是昏暗的走廊和破旧的敞开的门，门上挂着掉了色的牌子，上面写的“美式橄榄球队”也模糊不清。

门对面的屋子混杂着灰尘、汗臭和霉味，杂乱地堆着护具和头盔。屋子中央站着一个女子。阳光透过多年没擦的窗玻璃射进来，照亮了她的右半身。

“我懂 QB 的心情。”她，日浦美月说。那是最后一战的翌日。尽管只有哲朗和她两个人，屋子里仍充满队员们身体散发的热气。“随它去吧，不是 QB 的错。”她慢慢点头。那时她称哲朗为 QB，即 Quarterback（四分卫）。

“是我失误了，”哲朗答，“因为我的错，没能赢。”他戏剧性地叹了一口气。

差五分，十九比十四。若达阵就能逆转。

哲朗他们本就处于劣势，已有心理准备。对手防守很强，己方最强的武器是跑卫中尾的速度，一旦中尾被封死，则胜算渺茫。

哲朗等人孤注一掷投入进攻，试图在盯着中尾的防线上撕开口子。他们增加假动作，假装把球传给中尾，中尾假装接球，像往常一样奔跑。趁着对方防守队员被他迷惑的工夫，哲朗将球传给外接手松崎和近端锋早田。对手完全被蒙蔽了，因为那个赛季帝都大学队很少传球，他们忘了西胁哲朗截至上个赛季还是联赛中数一数二的四分卫。

但这一战术没能奏效多久，进入赛程后半段，面对哲朗和中尾的假动作，对手不为所动。终于，到了最后八秒。

只剩最后一搏的机会，离球门有十八码。

哲朗右手持球，边后撤边寻找目标。对手的防线如野兽般逼过来，己方的防守队员拼命阻止。时间所剩无几，对手即将朝哲朗撞来。如果持球被抓，就完了。

哲朗把球投了出去，球画着弧线朝松崎飞去，松崎拼命去抓。若

他的胳膊再长十厘米就够着了，但抓住球的是对方后卫。对方队员立刻欢呼雀跃，帝都大学队则顿时鸦雀无声。哲朗后来看录像才知道，边线的早田无人防守。

“都怪我。”屋子里只有两个人时，哲朗反复说。

“没那回事，你尽力了。”美月捡起脚边的球，朝他扔过来。哲朗用胸口顶了一下，球力道十足，让他意外。

她说：“挺起胸膛！”

哲朗盯着球，然后看她。她咬着下唇扬起下巴，充血的眼睛瞪着他。

此后两人再未说起那场比赛。毕业后，每年一次的聚会她也只来过前三回，之后就杳无音信。

三人在东高寺下车。哲朗家离车站只须走几分钟。租的大两居，房子盖了才三年，很结实，还带电子锁。每次说起是租的房子，别人都劝哲朗不如买下来，他和理沙子却从没提起这个话题。

三人乘电梯到六层。各住户呈コ形排列，哲朗家在最里面。开了门，屋里一片漆黑，哲朗开灯请两人进去。

“全是高档货呀，写体育文章这么赚钱？”须贝环顾着客厅说道。

“没什么高档货，都是一般的东西。”

“不对吧，我多少也懂一点。”须贝细看橱柜上摆的外国餐具。那些全是理沙子在国外买的，她喜欢收集餐具。

“不说这个了，坐吧。”

“对对。”须贝坐进皮沙发，摸摸扶手，“好东西手感就是不一样。”

双人沙发和三人沙发摆成直角。须贝坐的是三人沙发，哲朗在他旁边坐下。美月则一直站着。

“怎么了？坐呀。”哲朗指指双人沙发。

美月不答，拿出小本子。

“又笔谈呀……”须贝小声说。

她表情凝重地写了几个字，递给哲朗——“洗手间在哪儿”。

“走廊第二个门。”

她拿起包出了客厅。哲朗想，大概是去洗脸，如果把糟糕的妆容卸掉就好了。

“好像出不了声，嗓子有问题？”须贝扭扭脖子。

“她刚才在那儿，是在等我们。怎么没进去呢？”

“大概是不想见其他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”须贝挠挠头。

哲朗进了厨房，把水倒进咖啡机，装好过滤纸。

卫生间响起开门声，美月像是出来了。哲朗把西班牙咖啡粉放进过滤纸，摁下开关，打开橱柜，拿出杯子放在台面上。

哲朗感觉到美月进了客厅。

“啊……这是谁？”须贝说不出话了。美月不答。

怎么回事？哲朗想着走出厨房。

门前站着一个男人，陌生的小个子男人，穿着黑T恤和牛仔裤，朝哲朗慢慢转过头来。

你是谁？哲朗也差点脱口而出，但马上意识到那张脸是美月的。虽然成了短发，妆也全卸掉了，但眼前站的无疑是她。

须贝直起身，半张着嘴，瞪大眼睛。我一定也是这副表情——哲朗惊讶得说不出话，脑子里却这么想。

美月交替看看他们，翘了翘嘴唇，像是在笑，既像讥笑呆若木鸡的两人，也像嘲笑自己的样子。

她吸了一口气，哲朗屏住呼吸。

“好久不见，QB。”美月终于出声。

是男人的声音。

哲朗有种奇妙的感觉。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有偏差，正如那种看到电视里放着外国电影，听到的配音却一点都不像好莱坞明星时的困惑。

“说话呀，QB。”美月说。那声音很陌生，却和她嘴唇的开合相符。“须贝也是，嘴别张那么大啦。”

哲朗从头到脚扫视了她好几遍，总算开了口：“是……日浦？”

“当然，但大概不是你们认识的日浦美月。”美月唇边浮出微笑。

“怎么回事？这打扮，还有，”哲朗指指她嘴巴，“这声音。”

她低下头，随即抬起：“说来话长。我正是想说给你们听，才在那儿等的。”

哲朗点头。“坐下说。”

美月大步走到沙发中央坐下，穿着牛仔裤的双腿微微分开。

一直盯着她的须贝在她坐下后开口了：“这不是什么伪装吧？”

美月笑了，露出雪白的门牙。“不是，是认真的。”

须贝挠挠鬓角，看来越发不安。

哲朗在须贝旁边坐下，又看看美月。她的表情有点古怪。

“这……究竟怎么回事？”哲朗问。

美月两手放在膝盖上，坐得笔直。“最后见到你们，是什么时候来着？”

“大概十年前……对吧？”哲朗问须贝。

“差不多，”须贝说，“日浦那会儿还在上班，是建筑公司，对吧？”

“记性真好。”美月表情柔和下来，“没错，那会儿还是上班族，进公司三年了，还是干点复印、文字录入之类的杂活，直到辞职也没什

么变化。”

“听理沙子说你结婚了。”

“二十八岁那年秋天。”美月答，“工作是早就辞了，实在没劲，想搞设计才进的那家公司，却没让我画过一张图。我再次认识到，女人总受压制。”

“我说，”须贝犹豫着插嘴，“你说的这些或许也重要，可我想……”

“想先问我为什么这副样子？发型、服装，还有这声音？”

“老实说是这样。如果你不说……怎么说呢，总不踏实，对吧？”最后的“对吧”是冲哲朗说的。

“我尽量说得简短些。”美月看看他俩，“你们觉得我为什么结婚？”

“为什么？应该是喜欢对方吧？”须贝答。

“不对。我们是相亲结的婚，他在银行上班，比我大八岁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认真，结婚后也这么觉得。他很能干，可我不是因为这个跟他结的婚，而是我必须结婚，跟谁都行。”

“为什么那么着急？”须贝问。

“简单地说，是想让自己死心，想让自己知道自己是女人，只能做女人。我以为结了婚就会死心，就不再抱幻想。”

哲朗不可思议地听着她语速飞快的诉说，一时间没明白话里的意思，直到她带着停顿意味的眼神让他察觉到了什么。

“你……不会吧……”他喃喃自语。

美月默然点头作答。

不会吧……哲朗在心里重复。但她现在的外表显示他的直觉没错。

“啊？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”须贝好像还没反应过来，盯着美月和哲朗。

“就是说，你不是女人，对吧？”哲朗说，心里却想，怎么可能？难以置信。

美月答得冷静：“没错。”

“不是女人？那是什么？”须贝愕然。

“是啊，是什么呢？我自己觉得是男人。”美月嘴角的笑有点奇怪。

须贝似乎仍摸不着头脑，求助般看向哲朗。

“不是在恶作剧？”哲朗向美月求证。

她扬扬下巴，像在说：当然。

哲朗做了个深呼吸，以宣告重大事件般的心情开口道：“性别认同障碍。”须贝“啊”了一声。哲朗看看他。“你应该听说过这个词。”

“啊，知道，可是那个……”须贝挠挠头发开始稀疏的脑袋，“呃，怎么说呢，是指天生那方面就异常的人，对吧？可日浦以前不是那样，是个正常女人呀。”

“所以，”美月说，“我有必要解释。首先希望你们能接受两点：第一，这不是撒谎或开玩笑。第二，我^①的痛苦由来已久。”

“我……”哲朗重复着美月的自称。虽然事实摆在眼前，却有什么东西在拒绝正视。

“没错，”美月接着说，“我是个男人，从很久以前，从认识你们之前就是。”

4

厨房传来恒温器的声响，香味扑鼻。哲朗想起咖啡机还开着，站起身来。美月和须贝都不说话。美月大概在等着看他们俩对自己的告白有什么反应，须贝大概不知如何应对。

哲朗把咖啡倒进两个马克杯和一个咖啡杯，用托盘端过来，在自己和须贝面前放下马克杯，在美月面前铺上杯垫，放下咖啡杯。难堪的沉默中，三人啜着咖啡。哲朗和须贝加了牛奶，美月喝着黑咖啡。

^①在日语中，“我”有多种说法，男女有别。此处美月用的是男子专用的“オレ”。

美月放下咖啡杯，扑哧笑出声来。“忽然听到这种事，很吃惊吧？”

“这……能不吃惊吗？”须贝看看哲朗。

哲朗点头。“你说很久以前就这样？”

“嗯，也许从一生下来就是。”

“在我眼里你可是个女人。”须贝说，“虽然觉得你有些奇怪，可没觉得你不是女人。”

我还不是一样！哲朗暗道。

“人被逼到绝境，什么戏都能演。”

“那是在演戏？”须贝问。

“要说是否一切都是演戏，还真不好回答，很难说清楚。那种心理很复杂，你们不会理解的。”

无法理解，事实如此，所以哲朗什么也没说。须贝也一样。

“小时候上的幼儿园里有个小池子，”美月端起咖啡，接着说，“夏天很喜欢在那里玩水，可是我有件事弄不明白：为什么自己穿得跟大家不一样。”

“泳衣？”哲朗问。

“没错。伙伴们只穿黑色泳裤，而我得穿遮住上身的泳衣，并且不是红的就是粉的——我认为只有平时穿裙子的女孩才会这么穿，而我平时只穿裤子，所以该和男孩一样穿黑色泳裤。”美月喝了口咖啡，拢拢短发，“被当成女孩对待，我觉得别扭，这是最早的记忆，后来一直在和母亲反复拉锯：你得穿裙子，不想穿；玩点女孩玩的游戏，不想玩；头发上扎个丝带，不想扎。我母亲在家教严格的家庭长大，脑中有一幅理想的亲子图，如果不如愿，不光责怪丈夫孩子，还会责备自己。她大概注意到独生女性格古怪，急着想趁早矫正。”

“可没成功。”

美月对说话的哲朗点点头。“很遗憾。也许她坚信成功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